

阿富汗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塔利班比较分析^{*}

富育红◎

【内容提要】 尽管国内外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研究成果丰硕、内容广泛，然而，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两个塔利班之间的联系和异同的研究仍然匮乏。因此，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两个塔利班的组织特点、活动方式和未来发展趋势三个方面切入，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在“后阿富汗战争时代”全面认识和理解两个塔利班组织。

【关键词】 阿富汗塔利班 巴基斯坦塔利班 比较分析

目

前，国内外研究塔利班问题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①、美国反恐战争与两个塔利班的关联、阿巴两国国内局势与两个塔利班组织的互动等几个研究议题。具体而言，国内外对塔利班研究的主要内容可分以下几类：阿塔政权的兴亡；阿塔的组织特性及与美国反恐战争的关联；巴塔的组织特性及与

* 本文在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感谢《国际政治科学》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为行文方便，阿富汗塔利班下文简称阿塔，巴基斯坦塔利班下文简称巴塔。

美国反恐战争的关联；毒品贸易在两个塔利班组织活动中的作用；阿塔和巴塔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以及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问题；阿塔和巴塔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研究，等等。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塔利班问题的研究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且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深化，但到目前为止，鲜有学者就阿塔与巴塔之间的内在关联、异同进行系统分析。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媒体仍未对二者做出区分，而如果抹杀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军事或政治行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目前，重新整合的阿塔对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的生存和周边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而巴塔的出现使该地区安全局势更为错综复杂。阿塔与巴塔两个塔利班组织是什么关系？它们有什么异同？这些异同又会带来哪些影响以及为我们提供何种启示？这些问题仍困扰着国际社会。基于此，本文以组织特点、活动方式和未来发展趋势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对阿塔和巴塔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找出两个塔利班的联系和异同，目的是通过比较更加清楚地了解两个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从而深入了解阿巴两国错综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中央与地方关系，以比较的视角来理解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境内展开的反恐战争步履维艰的内在原因。因此，对阿塔与巴塔进行比较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 阿塔与巴塔的组织特点比较

国内外学者对两个塔利班的组织特点的研究主要从思想来源和组织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在思想来源方面，巴基斯坦学者阿赫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指出，塔利班的宗教思想主要来源于迪欧班迪教派和激进瓦哈比思想。迪欧班迪主义作为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基础，最初是为了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培养新一代博学的穆斯林。现在迪欧班迪主义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非常保守的思想，其特征主要是：限制女性社会角色、谴责什叶派以及强烈反对西方国家。然而，传统的迪欧班迪教派并不提倡暴力（武装）

活动,塔利班所秉持的是经过“变种的”迪欧班迪主义。^①阿塔与巴塔的大量成员来自巴基斯坦宗教学校,而迪欧班迪教派思想是这些宗教学校传授的主要内容,从而成为他们的宗教思想来源。中国学者何明认为,瓦哈比教派同样持一种异常保守的伊斯兰教思想,尤其对西方十分仇恨。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以瓦哈比教派思想立国的伊斯兰国家,它对早期塔利班的支持主要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现在仍有大量阿拉伯“战士”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同塔利班一起战斗,他们在两个塔利班组织激进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②

普什图文化是塔利班的另一思想来源。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特在其专著《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中对阿巴两国边境周围的普什图部落文化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这种文化实际上为塔利班的存在、发展与行为提供了深层次的理解。普什图部族文化(pashtunwali)作为普什图部落民的行为规范(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就存在),其核心法则是:荣誉,即保卫部落民的尊严和荣誉;复仇,如有家庭成员的生命或尊严受到侵害,即使传至几代也要复仇,这是普什图部族文化的核心原则^③,也是阿塔和巴塔招募成员的重要工具;好客,即在遵从部落法则的前提下,无条件为客人提供庇护和支持(“不受欢迎的”客人要以暴力对待),正是这种支持和帮助使阿塔得以卷土重来并孕育了巴塔诞生的种子,同时也成为塔利班外籍成员在这一地区得以存在的深层次原因;“邻里观念”在普什图部落也非常普遍,这意味着每户家庭都把邻居看作“家人”。除此之外,其他重要的普什图部族法则还有服从权威、成员平等、内部团结、持有武装等。这些都是阿塔和巴塔源源不断地得到部落民支持及其组织内部较少出现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

①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I. B. Tauris & Co. Ltd., 2009), p. 83.

② 何明:《塔利班政权的兴亡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4—17页。

③ 弗雷德里克·巴特:《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黄建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18页。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阿塔与巴塔的思想来源几乎相同，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许多研究塔利班问题的学者都提到了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作用，即它除了是阿塔和巴塔招募成员的主要场所，也为他们提供军事培训和思想灌输；第二，在许多非普什图人看来，以普什图部落法则进行解释和统治的方式实质是普什图族对非普什图民族的压迫；第三，两个塔利班组织在制定政策或进行其他活动时运用宗教加强合法性的现象十分普遍，但实际利益对他们更为重要。

组织结构也是考量一个组织的有效性和科学性的重要标尺。在组织结构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员构成和指挥结构两个方面。塞勒斯·郝德思（Cyrus Hodes）和马克·赛德拉（Mark Sedra）主编的《寻求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的国家安全》以及彼得·达尔·杜鲁森（Peter Dahl Thruelsen）撰写的文章《阿富汗南部的塔利班》是了解阿塔组织的重要文献。从中可以获悉，在人员构成方面，阿塔中有贫苦的农民、在宗教学校被灌输思想的年轻人、受部落长老引导的普通村民以及少量外籍“战士”——主要是阿富汗阿拉伯人（即阿富汗抗苏“圣战”结束后留在阿巴两国部落地区生活的阿拉伯人）和来自中亚的成员。^① 根据目标的不同，阿塔成员可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传统派”，他们集中力量于阿富汗国内，致力于在阿富汗重掌政权并获得政治影响力，同时吸引了大批被国家政治生活边缘化的普什图人追随；另一类是“外国派”，他们受国际伊斯兰运动影响，其斗争具有全球性目标，较少关乎阿富汗人民利益，且与“基地”组织联系密切，大多十分激进。虽然阿塔阵营的传统派更具有主导性，但“外国因素”对阿塔的演变也曾起重要作用。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和强加的秩序，并希望建立伊斯兰教国家。

学者谢德·曼扎尔·阿巴斯·扎伊迪（Syed Manzar Abbas Zaidi）撰写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一部反叛记录史》详细记录了巴塔的组织特点。

^① Cyrus Hodes and Mark Sedra,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 Post-taliban Afghanistan* (Abingdon: Routledge, 2007), p. 25; Peter Dahl Thruelsen, "The Taliban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A Localised Insurgency with a Local Objective,"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1, No. 2, 2010, pp. 263 - 265.

与阿塔一样,巴塔成员也主要由普什图人构成,但在后期吸收了大量旁遮普人,其成分比阿塔更加复杂,除了农民和宗教学校学生,还包括许多对巴基斯坦政府不满的民众和流氓、地痞、罪犯等,同时也有主要来自中亚的外籍“战士”。

根据美国学者吉尔·多伦索罗 (Gilles Dorronsoro) 的统计,目前阿塔成员数量将近五万人,随着控制区域的扩大,其成员招募的范围将更为广泛。^① 在指挥结构方面,安东尼·考德斯曼 (Anthony H. Cordesman) 指出,阿塔组织的最高指挥中心奎塔 (Quetta) 舒拉 (即议会) 之下有三个军事指挥处,分别位于奎塔、白沙瓦和米兰沙赫,^② 目前白沙瓦军事机构起主要作用。中国学者高永泽指出,阿塔在阿富汗各地设有许多政治、经济、财政等专门委员会,并任命了相应的省长及行政、司法等官员负责协调行动。阿塔已在阿富汗 34 个省区中的 33 个建立了影子政府。^③ 阿塔高层领导核心成员主要由塔利班前政权高官组成,最高精神领袖是毛拉·奥马尔,二号头目毛拉·巴拉达尔^④是具有实权的军事领导人,白沙瓦军事机构领导人是毛拉·扎克 (Mullah Abdul Qayum Zaker)。阿塔主要控制着阿富汗东部和南部地区,其分支哈卡尼网络在东部 (尤其是霍斯特省) 地区有独立的指挥机构。根据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中心”2011 年报告,哈卡尼网络成员及其支持者约有三万人。^⑤ 总之,阿塔的各个武装团伙基本上保持了以首领毛拉·奥马尔为核心的相对垂直的指挥结构 (如图 1)。

2007 年巴基斯坦“红色清真寺”事件之后,巴部落地区各独立武装团伙逐渐合并成一支统一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各团伙成员

① Gilles Dorronsoro, “Waiting for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September 2012, <https://www.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9/20/waiting-for-taliban-in-afghanistan/dvkr#>.

② Anthony H. Cordesman, “Winning Afghanistan: Facing the Rising Threa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13, 2006.

③ 高永泽:《奥马尔的塔利班》,《中国新闻周刊》2011 年 6 月 13 日,第 54 页。

④ 毛拉·巴拉达尔曾于 2010 年在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被捕。巴基斯坦政府为推进和平进程已于 2013 年 9 月将其释放。

⑤ Jayshree Bajoria, Zachary Laub,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August 6, 2013, <http://www.cfr.org/afghanistan/taliban-afghanistan/p10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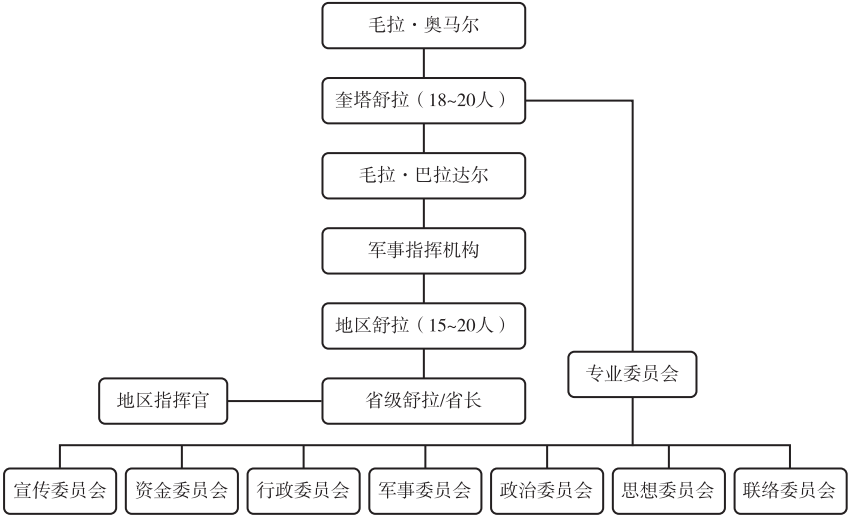


图 1 阿塔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MG Michael Flynn, “State of the Insurgency: Trends, Intentions and Objectives”, Dec 22, 2009,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Afghanistan。

流动性高，指挥结构相对分散化、扁平化。鼎盛时期的巴塔由四十支武装团伙组成，人数在 30000 到 35000 之间，与“基地”组织联系密切。穆尼尔·阿克拉姆（Munir Akram）在《恐怖主义与塔利班》中认为，巴塔每支团伙的具体目标并不一致^①，且在各自控制或活跃的区域内有情报网络和程度不等的后勤物资补给能力，并在人员、物资和情报方面相互支持。它们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地区诉求，即驱逐外国军队及建立独立的普什图家园。

根据活动区域的不同，巴塔内部具代表性的几支武装团伙是：哈基姆拉·马赫苏德（Hakimullah Mehsud）^② 领导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

① Munir Akram, “Terrorism and the Taliban,” October 14, 2012, <http://dawn.com/2012/10/14/terrorism-and-the-taliban/>.

② 哈基姆拉·马赫苏德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遭美军无人机空袭身亡，法兹鲁拉被任命为巴塔新首领。参见 “Pakistan Taliban Appoints New Leader,” November 7, 2013, <http://www.aljazeera.com/news/asia/2013/11/pakistani-taliban-appoint-new-leader-reports-2013117133632676575.html>。

(TTP), 该武装团伙主要活动于开伯尔 (Khyber)、奥拉克塞 (Orakzai) 和古拉姆 (Kurram Agencies) 地区; 法兹鲁拉 (Maulana Fazlullah) 领导的“执行伊斯兰法运动” (TNSM)^①, 其控制着斯瓦特 (Swat) 地区; 巴乔尔 (Bajaur) 地区是以卡里·兹亚·拉赫曼 (Qari Zia Rehman)、伊斯梅尔 (Dr. Ismail) 和毛拉纳·阿卜杜拉 (Maulana Abdullah) 为首的几支团伙的大本营; 瓦里·拉赫曼 (Wali-ur-Rahman) 团伙则控制着北瓦济里斯坦地区。近年来逐渐成长起来的旁遮普塔利班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军事技术较为先进及其武装活动破坏性较大而备受瞩目, 该团伙常被巴政府的一些党派利用, 以扩大在旁遮普省的影响力。^② 根据目标的不同, 分散的巴塔团伙主要分为三支力量, 第一支力量以哈基姆拉·马赫苏德和瓦里·拉赫曼领导的 TTP 为代表, 他们以打击巴政府和军队为主; 第二支力量主要打击阿境内的西方部队, 以毛拉·纳兹尔 (Mullah Nazir) 和古尔·巴哈杜尔 (Hafiz Gul Bahadur) 的团伙为代表; 还有一种力量主要打击巴政府和军队, 但与 TTP 互为对手, 如曼格尔·巴赫 (Mangal Bagh) 的团伙。

巴塔组织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 日趋分散化的各团伙根据本地政治需求 (主要涉及家庭、宗族、部落和经济利益) 制定具体议程。第二, 组织内部斗争现象十分普遍。巴塔各团伙之间常因控制犯罪网络、当地市场、商业“税收”甚至宗教观点差异等而发生冲突。巴塔的明显分裂有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 2009 年 TTP 首领贝图拉·马赫苏德在美军空袭中被炸死后, 组织内部为争夺地盘和军队控制权爆发严重内讧; 另一个是随后 TTP 新首领哈基姆拉·马赫苏德在被巴军方驱逐出南瓦济里斯坦后导致支

① 这个极端暴力的巴基斯坦“圣战”运动由苏菲·穆罕默德 (Sufi Mohammad) 于 1989 年建立, 又于 2002 年 2 月被穆沙拉夫总统下令取缔, 它的大本营在马拉康德 (Malakand)。作为一名精神领袖, 法兹鲁拉指挥着四千多名武装人员, 曾控制着斯瓦特地区五十多个村落, 在 2009 年巴军方的军事行动中, 法兹鲁拉被赶出斯瓦特地区, 但其成员仍能轻易地出没于该地区。

② Munir Akram, “Terrorism and the Taliban,” October 14, 2012, <http://dawn.com/2012/10/14/terrorism-and-the-taliban/>.

持 TTP 的团伙数量迅速减少。^① 在组织外部，巴军方“分而治之”的策略、美军的空袭、“基地”组织等武装团伙的影响以及资金来源的匮乏等是导致巴塔分裂的重要原因。2008 年贝图拉·马赫苏德暗杀了效忠于毛拉·纳兹尔的部落领导人和与之分裂并加入竞争团伙的纳吉·纳姆达尔 (Haji Namdar Khan)^②，其继任者哈基姆拉·马赫苏德也杀害了巴塔其他团伙许多成员，致使其手下萨义德·哈卡尼 (Fazl Saeed Haqqani) 与其分裂并在古拉姆地区建立了名为“伊斯兰花利班” (Islami-Tehrik-e-Taliban) 的独立组织。在奥拉克赛地区，互为仇怨的巴塔团伙也经常互相残杀。^③ 第三，各团伙追求利益差别大。例如，南北瓦济里斯坦巴塔团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机，开伯尔巴塔团伙主要由毒贩、走私贩和犯罪团伙组成，而奥拉克赛和巴乔尔的巴塔团伙受意识形态和犯罪因素双重影响。总之，巴塔组织结构属于松散的网络而非垂直的等级结构 (如图 2)。^④

因此，阿塔成员主要来自下层群众，而巴塔的力量则主要来自部落地区，而且由于巴塔成员构成复杂，其内部许多团伙比阿塔更激进、残暴。阿塔基本上保持了相对垂直的指挥结构，而巴塔的指挥结构则十分松散。对于阿塔和巴塔成员的特点，有几点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强调和重视：第一，“圣战”的宣传加强了他们与其他武装团伙的联系；第二，他们经常被当作巴基斯坦的代理人“战士”，以弥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实力差距；第三，抗苏“圣战”时期，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伊斯兰政党在巴部落地区训练“战士”并对其“洗脑”，自此巴基斯坦

① “Pakistani Taliban Splintering into Factions,” December 4, 2011, <http://www.alarabiya.net/articles/2011/12/04/180732.html>.

② Abbas, “Pakistan’s Troubled Frontier,” quoted from Shehzad H. Qazi, “An Extended Profile of Pakistani Taliban,” *Policy Brief*, Vol. 44, August 2011,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

③ “Pakistani Taliban Splintering into Factions,” December 4, 2011, <http://www.alarabiya.net/articles/2011/12/04/180732.html>.

④ Nick Meo, “Taliban Recruits Teenage Suicide Bombers for Revenge Attacks,” *Telegraph*, 200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pakistan/5413052/Taliban-recruits-teenage-suicidebombers-for-revenge-attacks.html>, quoted from Shehzad H. Qazi, “An Extended Profile of Pakistani Taliban,” *Policy Brief*, Vol. 44, August 2011,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

部落民便接受了“塔利班”的形象。^① 综合既有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阿塔反对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和强加的秩序，希望建立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国家，恢复在阿富汗的统治；而巴塔主要团伙针对的主要是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并希望在巴部落地区建立独立的普什图族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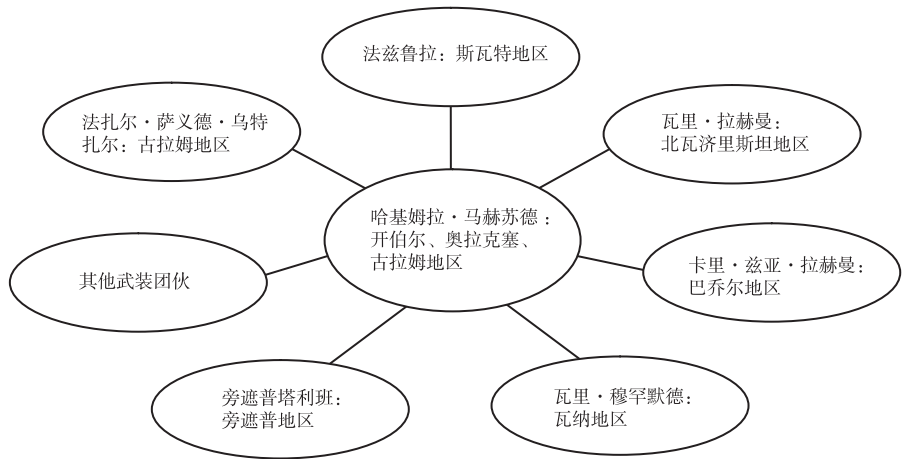


图 2 巴塔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An Extended Profile of the Pakistani Taliban,” April 19, 2012, <http://muftah.org/getting-to-know-the-pakistani-taliban/>。

二 阿塔与巴塔的活动方式比较

在经济活动方式方面，在安东尼奥·朱斯托齐（Antonio Giustozzi）主编的《解密新塔利班》中，学者格雷琴·S. 彼得（Gretchen S. Peters）分析了阿塔参与的毒品生产与贸易活动。从中得知，阿塔与毒贩合作经营、扩大毒品贸易，已形成一项具有高度秩序性的经济活动。一些毒枭每

^① Syed Manzar Abbas Zaidi, *Taliban in Pakistan: A Chronicle of Resurgence*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0), p. 29.

年会向阿塔提供大量资金、武器或交通工具，并对阿塔高层决策产生重要影响。^① 阿塔实行严格的资金上报形式，每个小组都有一名代表负责向奎塔资金委员会汇报资金情况，并定期开会讨论毒品交易事宜。^② 毒品贸易在阿塔的经济活动中占据关键地位，毒贩与阿塔形成了紧密的合作网络，在本质上毒贩的身份、地位已与阿塔结为一体。申玉辉在《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利益角色分析》中认为，毒品收益只占阿塔财政收入的 10%—15%，85% 以上的财政收入则来源于与毒品无关的其他渠道如私人捐赠等。^③ 然而从经济活动方式、与其他犯罪团伙的联系及其影响的角度来看，阿塔在毒品贸易活动中的角色不应被忽视。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的报告，阿塔每年在毒品贸易中大约净赚 2 亿美元。作为世界第一鸦片种植大国，2012 年阿富汗海洛因供给量占全球总量的 75%。^④

“毒品运输”是巴塔从事的重要经济活动，与毒品相关的运输费和税收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谢德·曼扎尔·阿巴斯·扎伊迪认为，在巴塔的帮助下，阿富汗生产的毒品中约 90% 要经过巴南北瓦济里斯坦和巴乔尔运至其他地区。^⑤ 巴基斯坦作为主要的毒品运输国，既反映了它的战略性地理位置，也暴露了它的边境管制松懈从而极易渗透的事实，这既便利了巴塔与外界联系，也有助于其借着这种联系继续发展壮大。此外，巴塔还控制着巴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采石业以及斯瓦特和迪尔地区的木材贸易。这些收入不仅保证了巴塔能够维系自身的发展，而且使它能够对这些地区实现“事实上”的控制和统治。

在研究阿塔与巴塔的资金来源方面，国内外学者经常提到一种被称为“哈瓦拉”（hawala）的非正规银行体系，这种体系下的资金转移建

① Gretchen S. Peters, “The Taliban and The Opium Trade,” in Antonio Giustozzi ed.,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Insights from the Afghan Field* (Hurst&Co. Publishers Ltd., 2009), pp. 8–13.

② 塔利班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奎塔和白沙瓦东部的一些小宾馆里举行会议讨论毒品交易事宜。

③ 申玉辉：《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利益角色分析》，《南亚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④ Jayshree Bajoria and Zachary Laub,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August 6, 2013, <http://www.cfr.org/afghanistan/taliban-afghanistan/p10551>.

⑤ Syed Manzar Abbas Zaidi, *Taliban in Pakistan: A Chronicle of Resurgence*, p. 84.

立在个人担保的基础上。这是阿塔、巴塔等武装团伙的主要资金运行渠道，叶海林认为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各国实行日渐强化的金融监管措施，合法渠道容易遭到拦截并暴露目标；穆斯林团体内部现代金融体系落后；哈瓦拉具有方便、快捷和保密的特性等。阿塔、巴塔与其他武装团伙都面临着“获取资金”和“传输资金”的问题，其渠道也存在着合法与非法两种方式。资金对这两个塔利班组织的武装团伙来说并不成问题，不仅因为其“渠道”众多，也因为它们的主要手段“恐怖袭击”所需人员和经费相对有限，因而资金问题对这些组织的制约程度有所下降。^①

在政治统治方式^②方面，阿塔在掌权时期极端、僵化和保守的统治方式使其最终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卷土重来的阿塔在其控制区域内统治当地民众的主要方式是：威胁、恐吓、骚扰、囚禁以及征税、提供公平审判和安全等。阿塔控制某地区后通常会立即接管司法权。在《解密新塔利班》中，根据汤姆·科格伦（Tom Coghlan）的描述，阿塔的法庭设有四至五名法官，法官会先进行协调，且不会轻易下裁定，刑罚一般是砍手。^③近年来阿塔的做法有所转变，他们不再颁布严酷的法令。2009 年，毛拉·奥马尔颁布的新行为准则规定要根据宗教教义和道德规范与平民相处，避免平民伤亡。^④ 意识到这一变化对于区分、判断阿塔与巴塔对不同地区的威胁程度十分必要。

阿塔给部分地区带来了公正与安全，因而得到部分民众的拥护，这与政府部门（尤其是警察）的恶劣行径形成鲜明对比。在维护公正与安全方面阿塔比之前执政时期要做得好，但他们不会帮助民众进行

① 叶海林：《支恐资金：谁为恐怖分子拿了奶酪？》，载叶海林《吹过开伯尔的风：理解巴基斯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第 57 页。

② 本文中的统治方式指的是塔利班在其控制区域内统治民众的方式、方法。

③ Tom Coghlan, "The Taliban in Helmand: An Oral History," in Antonio Giustozzi ed.,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Insights from the Afghan Field*, pp. 140 - 142.

④ "Analyzing the Taliban Code of Conduct: Reinventing the Layeha," *Program for Culture and Conflict Studies (CCS)*,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August 6, 2009.

社会重建也不会真正关心民众的利益。2008 年春天，为了清除组织内部的犯罪因素，阿塔开始实施“内部审查”，然而这项措施却不涉及毒品贸易。^①

中国学者王联的文章《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对于了解塔利班生存与发展的部落机制十分重要，对于我们了解巴国内错综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亦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他认为，“塔利班化”通常用来指那些在阿富汗境外实行着与塔利班当权时期类似的政治制度、宗教法律和生活方式的政治与社会进程，在国际社会中尤其指巴基斯坦境内西北部部落地区的政治、社会现实的发展。^② 这一词汇也来源于阿塔当政时期实行的各项政策，意指激进的伊斯兰形式，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就在巴部落控制区域内实行着激进的、极端的宗教政策。在控制区域内，巴塔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并要求民众严格遵守巴塔行为准则，手段主要是威胁与暴力。贝图拉·马赫苏德的统治十分严厉，他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并曾下令清剿至少一百名“不听话的”瓦济里部落领导人，其继任者哈基姆拉·马赫苏德以及斯瓦特塔利班头目法兹鲁拉的统治方式更加狂热、残暴。哈基姆拉·马赫苏德曾杀害许多同盟团伙成员，且与实施绑架、勒索等犯罪活动的团伙联系密切。^③ 法兹鲁拉曾摧毁了斯瓦特地区的所有女子学校。纳义姆·阿赫迈德（Naeem Ahmed）在《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的崛起》一文中也详细描述了巴塔的活动方式。^④

阿萨德·哈什姆（Asad Hashim）在其有关“斯瓦特塔利班”的文章中引用了前市长扎玛·纳斯尔（Jamal Nasir）的话：“这一带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及反塔利班的民众都会成为巴塔袭击的对象，他们常常掠夺或摧毁民众

① Tom Coghlan, “The Taliban in Helmand: An Oral History,” pp. 140 – 142.

② 王联：《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113 页。

③ “Pakistani Taliban Splintering into Factions,” December 4, 2011, <http://www.alarabiya.net/articles/2011/12/04/180732.html>.

④ Naeem Ahmed, “Rise of Terrorism in Pakistan: Reasons, Implications, and Counter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3, No. 4, 2010, pp. 16 – 37.

的农田和果园。^① 巴塔还极力反对、破坏西方国家在巴援助项目以及巴国政府在部落地区防治疾病项目等的实施,一方面巴塔认为这是西方间谍活动的掩饰,^② 另一方面这也是巴塔对政府支持西方立场的抗议。^③ 然而仍有许多部落民众支持巴塔,贫穷是其中一个原因。巴西北部部落地区(尤其是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大量缺失,于是武装分子的资金支持成为民众和部落长老维持生计以及获取影响力的重要来源。

巴部落地区历任政府工作效率低、腐败蔓延,加上匮乏的资源配置都使民众怨声载道。谢德·曼扎尔·阿巴斯·扎伊迪认为,两个塔利班组织的许多行为都获得了民众认可,因为至少他们的司法体系很“公平”。在塔利班眼里,“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要使“圣战”合理化,首先要使社会“合理化”。阿塔非常热衷于施行惩罚性法令以控制各种社会因素,巴塔也正在效仿它们^④。两个塔利班组织都将司法体系建设作为增强控制力与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对于部分民众欢迎的塔利班“公正”的司法体系,我们不能一味地表示赞同和同情,一方面这种司法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很低,且包含许多不合理因素,如程序不足导致的刑罚过重以及塔利班自身实施的犯罪活动等;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涉及政府有效管理缺失和腐败问题,因而所谓的塔利班“司法公正”只能是相对的、片面的。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部落文化的影响,与世俗政权的法律、法规相比,部族内部的习俗和管理方式对当地人更加适用。

在军事活动方面,阿塔的活动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阿塔的军事战术以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为主。阿塔在实力加强时

① Asad Hashim, “Elders in the crosshairs of Swat’s Taliban,” October 17, 2012,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2/10/20121017154411586582.html>

② VOA News, “Fresh Attacks on Polio Workers in Pakistan,” December 20, 2012,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fresh-attacks-on-polio-workers-in-pakistan/1568448.html>.

③ “Pakistan Polio Campaign Faces Taliban Hurdle,” July 16, 2012, <http://www.aljazeera.com/news/asia/2012/07/201271665528778354.html>.

④ Syed Manzar Abbas Zaidi, *Taliban in Pakistan: A Chronicle of Resurgence*, p. 79.

也曾采用大编队进行前线袭击，根据迪克·兰沃尔士（Declan Walsh）在文章中的描述，阿塔成员曾驾驶约三百辆摩托车从巴俾路支斯坦的查曼地区穿过阿巴边境，编排队形与越境袭击同时进行。^①近年来阿塔自知无力“控制”城市地区并对西方部队展开正面进攻，其军事战术主要采取游击战和恐怖袭击方式。为此，阿塔通常会融入某地区普通民众中制造恐慌，同时煽动西方民众向政府施压促其撤军，其手段主要是自杀性袭击与即时引爆装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的结合运用。2009年至今，阿富汗国内自杀性袭击事件平均每年发生150起，直到2013年此类事件仍势头不减。联合国公布2013上半年阿富汗死亡人数达4000人，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3%。^②此外，绑架手段也经常被阿塔用以传递政治信息、吸引媒体注意、向政府施压、获取赎金以及交换囚犯等。例如2007年3月，阿塔利用被绑架的印度记者换取释放毛拉·曼索尔（Mullah Shah Mansoor）和另外四名阿塔成员。^③

其二，宣传活动在阿塔策略中占据重要地位。阿塔在掌权时实施禁止音乐、电视和照相等极端保守的政策，现在却利用现代科技传播信息及招募成员，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在罗伯特·罗特贝格（Robert I. Rotberg）主编的《加强阿富汗国家安全》一书中，作者海克马特·卡尔扎伊（Hekmat Karzai）指出，在许多伊斯兰网站上都可以看到阿塔精心制作的、记录着如何与西方部队作战的视频，它们还经常使用网页、电子邮件和聊天室招募新成员，并用传真、电话和录音磁带等发表言论。阿塔领导人（如毛拉·大杜拉、毛拉·奥斯曼尼等）也会接受一些电视台或广播电台（如BBC）的采访。^④在宣传内容中，阿塔会展开“报

① Declan Walsh, “Eyewitness: Spin Boldak, Afghanistan: Afghans Struggle To Police Gateway to Terror,” *The Guardian*, June 22, 2006.

② Jayshree Bajoria, Zachary Laub,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August 6, 2013, <http://www.cfr.org/afghanistan/taliban-afghanistan/p10551>.

③ Michael Smith, “SBS behind Taliban Leader’s Death,” *Sunday Times*, May 27, 2007.

④ Hekmat Karzai, “Strengthening Security in Contemporary Afghanistan: Coping with the Taliban,” in Robert I. Rotberg ed., *Building a New Afghanista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 67.

道战争”，即夸大军事行动伤亡人数，有时还对并非由它们实施的袭击事件负责，阿塔认为此举会对敌人产生消极心理影响。为吸引更多追随者，它们还利用所谓的“文明冲突”加强宣传，例如阿塔经常宣称阿富汗受到“十字军和犹太人”的入侵，^① 卡尔扎伊政府是“入侵者”的“傀儡”。阿塔曾高调宣传美军于 2012 年 1 月虐尸、2 月焚经、3 月美军士兵枪杀阿富汗平民等劣行，^② 但阿塔很少暴露组织内部的真实运行机制和领导层的工作。它们的宣传资料语言大部分是普什图语，小部分是阿拉伯语，目前出现越来越多的英文（和其他语言）资料。^③

其三，阿塔的和谈策略。在美国和北约逐步实施撤军计划的同时，相关各方积极呼吁推动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进程，尽管这一进程挫折不断。阿塔已在卡塔尔开设了政治办公室，并宣称此举是为了“与世界各国展开对话、达成谅解、发展关系，并支持以和平和政治途径结束阿富汗‘被占领’状态”。^④ 外界对阿塔和谈最大的顾虑就是其诚意问题，有学者认为阿塔此举是为了拖延时间，以在西方完全撤军后重新恢复国家主导权，也有学者认为担心西方撤军后北方联盟会重新整合、难以对抗是推动阿塔和谈的原因之一。^⑤ 在互联网上，一些网民问及阿塔与美国和阿富汗政府的对话情况，阿塔发言人穆贾希德回应称：“我们没有与任何人开始对话。在卡塔尔开设办公室不能解读为达成（和解）协议。”^⑥ 然而 2013 年 5 月阿塔与美国进行的几轮对话表明，相对于原来强调的释囚问题，目

① Cyrus Hodes and Mark Sedra,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 Post-taliban Afghanistan*, p. 30.

② Micah Peckarsky, “Forecasting Taliban Strategy: 2012 – 2014,” August 2, 2012, <http://www.fletcherforum.org/2012/08/02/peckarsky/>.

③ Joanna Nathan, “Reading the Taliban,” quoted in Antonio Giustozzi ed.,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p. 24 – 26.

④ Spencer Ackerman, “Taliban peace talks: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Negotiations to Take Place in Qatar,” June 19,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n/18/us-peace-talks-taliban-afghanistan>.

⑤ Jayshree Bajoria and Zachary Laub,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August 6, 2013, <http://www.cfr.org/afghanistan/taliban-afghanistan/p10551>.

⑥ 《阿富汗塔利班网站开设问答专区》，参考消息网，2012 年 3 月 28 日，<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2/0328/22500.shtml>。

前“合法化问题”对阿塔更为重要。^①又如2013年8月，阿塔与阿富汗政府举行了初步的、非正式的对话，这为和平进程增添了一缕曙光。然而与此同时，毛拉·奥马尔又宣布将联合各反叛组织抵制2014年大选，并持续战斗直至外国军队全部离开。^②因此，对阿塔操纵和谈进程的真实动机的甄别十分必要。

其四，“绿袭蓝”（即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袭击国际部队成员）是阿塔战略的组成部分。从2007年5月到2012年1月发生的42起此类事件，共导致70名联军成员死亡，阿塔甚至将“绿袭蓝”升级为“绿袭绿”（即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内部袭击）。2012年北约士兵死亡人数中的15%是由“内部袭击”导致，是上一年同期的两倍，^③有些“内部袭击”出于个人动机，但大多数都是阿塔精心策划。这类事件不仅暴露出阿富汗国家军队和警察部门机构编制的混乱与低效，而且削弱了国家军队和警察的可信性，至少在“叙事”上加强了阿塔的实力。^④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北约近年来实施的“剿杀追捕”（kill or capture）战略极大地削弱了阿塔中层骨干力量，并推动大批年轻阿塔指挥官崭露头角。例如，学者克劳迪奥·弗兰克（Claudio Franco）在《塔利班的演变》一文中提到一名具有阿巴双重公民身份的27岁阿塔指挥官阿赫迈德（Ahmad）曾在巴基斯坦汗古（Hangu）宗教学教和旁遮普（Punjab）接受教育和军事训练。阿赫迈德还掌握了英语、网络技术以及如何成为“卧底”，如有机会他可以申请西方联军的翻译等工作。事实上有很多类似受过良好训练和教育的年轻阿塔指挥官已成功融入

① Heela Najibullah, “Inclusivity: Vital for Negotiations in Afghanistan,” June 22, 2013, <http://tolonews.com/en/opinion/10955-inclusivity-vital-for-negotiations-in-afghanistan>.

② Jayshree Bajoria and Zachary Laub,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August 6, 2013, <http://www.cfr.org/afghanistan/taliban-afghanistan/p10551>.

③ Jayshree Bajoria and Zachary Laub,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August 6, 2013, <http://www.cfr.org/afghanistan/taliban-afghanistan/p10551>.

④ Micah Peckarsky, “Forecasting Taliban Strategy: 2012 – 2014,” August 2, 2012, <http://www.fletcherforum.org/2012/08/02/peckarsky/>.

公民社会中。^①

巴塔的军事活动方式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巴塔的军事战术主要是自杀性袭击。根据情报部门调查发现,自杀性袭击的“人弹”数量激增始于穆沙拉夫总统表明支持美国的立场时期。2006 年 10 月 30 日,在巴政府宣布与美国合作、对巴乔尔地区宗教学校实施空袭从而导致 80 多人丧生后,武装分子开始对达尔盖(Dargai)地区巴军方基地实行连番“人弹”袭击以报复 10 月的空袭。自此,以军队和警察为目标的自杀性袭击事件频繁出现。^② 2007 年,巴国内自杀性袭击事件的数量是上一年的 10 倍,尤其在“红色清真寺事件”之后,自杀性袭击被巴塔作为主要的战略手段。^③ 从 2011 年开始,巴塔将“女人弹”作为新战略“工具”,以报复巴军方近年来在部落地区多次展开的“清剿”行动。有学者认为,巴塔除了想要打垮巴政府、建立严格的伊斯兰政权,它们还具有“国际”野心,例如它们曾于 2010 年训练拥有巴基斯坦籍背景的美国人在纽约时代广场实施炸弹袭击,^④ 2013 年 6 月宣布派遣战斗人员前往叙利亚参战。

第二,巴塔也十分重视宣传活动。根据巴基斯坦学者萨菲亚·阿弗塔布(Safiya Aftab)在《贫穷与武装活动》一文中的描述,巴塔武装分子在巴部落地区进行大量宣传活动,手段主要是分发光碟、磁带、恐吓信以及编写民歌、诗集等,宣传资料语言大部分是普什图语,少部分是乌尔都语和达里语。在其控制地区,巴塔禁止民众收看电视,但推广无线广播的

① Claudio Franco, “The Evolving Taleban: Changes in the Insurgency’s DNA,” May 19, 2013, <http://www.afghanistan-analysts.org/the-evolving-taleban-changes-in-the-insurgencys-dna>.

② Amir Mir, *The fluttering flag of Jihad* (Lahore, Mashal Press Mir, 2008), pp. 70–71.

③ 2007 年中旬,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开始在首都挑战政府的权威。随后政府于 2007 年 7 月 3 日发动代号为“静音行动”(Operation Silence)的军事行动,导致至少一百多名宗教学校学生在此次军事行动中丧生。也是在这个时期,大多数巴基斯坦武装组织决定不再依靠巴政府机构和三军情报局,而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下去。这次军事行动之后,报复性的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数量明显增多。参见“Musharraf vows war on militants,” BBC online, South Asia, July 12, 2007.

④ “Pakistani Taliban Splintering into Factions,” December 4, 2011, <http://www.alarabiya.net/articles/2011/12/04/180732.html>.

使用。^① 在对外宣传中，巴塔与阿塔一样，它们既懂技术又深谙媒体宣传技巧，并有着自己的“发言人制度”。

第三，巴塔与“基地”组织联系日益密切。近年来常有新闻报道巴塔某团伙加入“基地”组织打击阿境内美国和北方联盟的战斗，巴塔某些团伙在巴国内策划的一些恐怖行动也是代表“基地”组织实施的。^② 据报道，巴塔于2013年7月对外宣布已派遣战斗人员前往叙利亚参加反叛分子打击政府的行动。巴基斯坦著名学者和塔利班专家阿赫迈德·拉希德认为巴塔的这一战略举动意在加强与“基地”组织的联系、表明对“基地”组织的忠诚，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③

第四，巴塔与阿塔的联系。阿塔与巴塔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武装团体，它们的政治诉求、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具有很大差异，但它们在阿巴边境两侧同时开展活动，使这一地区成为新的恐怖主义发源地。巴塔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有时巴塔的某些团伙也会根据阿塔的战略变化而调整部署。例如阿塔分支哈卡尼网络在阿巴两国都有基地，它常利用巴塔作为招募渠道之一，^④ 并与巴塔某些团伙联手打击北约军队。为更好地协调行动，两个塔利班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络管理制度，它们通过这一制度彼此合作或与“基地”组织等其他武装团伙合作。2009年3月，三支巴塔团伙结合为一支队伍与阿境内的西方军队作战，阿塔与巴塔的联盟一度被称为“统一圣士委员会”（Shura of Ittihad-ul-Mujahideen，或 Council of United Holy Warriors）。该联盟将使阿境内的外籍“战士”和自杀性袭击数量增多，并破坏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部署。据悉，毛拉·奥马尔曾号召巴塔与

① Safiya Aftab, “Poverty and Militancy,”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 (A Pakistan Institute of Peace studies) Journal*, Issue 1, 2008.

② Muhammad Amir Rana and Marriott Blast, “How to Single out Culprit Group from a Pool of Terrorists?” *Suthaslanet*, September 24, 2008.

③ Maria Golovnina and Jibran Ahmad, “Pakistan Taliban Set up Camps in Syria, Join Anti-assad War,” July 14, 2013, <http://news.yahoo.com/pakistan-taliban-set-camps-syria-join-anti-assad-100043160.html>.

④ “Pakistani Taliban Splintering into Factions,” December 4, 2011, <http://www.alarabiya.net/articles/2011/12/04/180732.html>.

阿塔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美国),并希望巴塔能够停止本土作战,加入“从占领军手中解放阿富汗”的战争。^①在以上背景下,国际“圣战”者的联合将越来越明显。“基地”组织、阿塔、巴塔和其他武装团伙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两侧逐渐整合为几条战线。但是,尽管巴塔与阿塔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联系,它们的政治诉求、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并不相同,因而不能将两者看作统一的运动。

因此,在军事活动方式上,自杀性袭击和宣传活动受到两个塔利班组织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宣传活动往往被认为是“指向人的心灵、改变人们意识”^②的运动,但对城市地区以及西方的民众而言,无论是自杀性袭击还是宣传活动,塔利班不只为求得他们“理解”,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感到“恐惧”。具体而言,宣传活动在两个塔利班组织中的主要作用是:招募新成员、思想灌输、获取资金支持、打压对手士气以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需要补充的是,正由于巴塔针对巴国政府,而中国又支持巴国政府,因而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巴塔对中国比较敌视,这从 2006 年至今多次发生巴塔袭击中国人的事件中可见一斑。^③而阿塔则不太敌视中国,其专门针对中国的袭击事件也少有发生。在巴国政府对待两个塔利班的态度上,英国皇家防务研究院学者提莫·凯威恩(Timo Kivinen)和罗斯·博伊德(Ross Boyd)认为,巴国政府将巴塔和“基地”组织等外国武装团伙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由于巴军方与阿塔的诞生和发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加上对抗印度的战略考虑,巴军方在打击阿塔的态度上并不坚定。^④

① Saeed Shah, “Taliban Rivals Unite to Fight U. S. Troop Surge,” *The Guardian*, online edition, March 3,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mar/03/taliban-pakistan-afghanistan-us-surge>.

②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43页。

③ 高美:《肆虐巴基斯坦的本土塔利班》,《新京报》2013年6月26日,第A26版;也可见新京报电子网,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06/26/content_443274.htm?div=-1。

④ Timo Kivinen, Ross Boyd, “What Would Be the Most Effective Strategy for Denying the Federally Administrated Tribal Areas to The Taliban and Al Qaeda?” October 2008, <http://www.da.mod.uk/colleges/rcds/publications/contemporary-strategic-issues/2008-csi-papers/csi08kivinen.pdf/view?searchterm=taliban>.

表 1 阿塔与巴塔活动方式比较

类别	经济活动方式	政治统治方式	军事活动方式		
			策略	目标	活动范围
阿塔	毒品贸易； 税收；外部 资助与哈 瓦拉体系； 其他	建立影子 政府；构建 司法体系； 其他	游击战、恐怖袭击与 IED 使用； 宣传；和谈；“绿 袭蓝”等内部袭 击；其他	最终目标：驱逐外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建立伊斯兰国家；恢复国家主导权 主要袭击目标：阿富汗政府机构与官员；西方部队与官员	控制与活跃地带：阿富汗东部和南部地区 袭击方向：阿富汗中心城市
巴塔	毒品运输； 税收；犯罪 收益；外部 资助与哈 瓦拉体系； 其他	设立法庭； 威胁与暴力；其他	恐怖袭击与 IED 使用； 宣传；与“基地”组织等武装团伙加强联系；其他	最终目标：打垮巴基斯坦政府；建立独立普什图家园；驱逐外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 主要袭击目标：巴基斯坦政府机构与官员；西方部队与官员；NGO 工作人员；反对派；平民	控制与活跃地带：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地区 袭击方向：巴基斯坦主要城市

三 阿塔与巴塔的未来发展趋势比较

在阿塔与巴塔的演变趋势方面，根据既有研究对于塔利班来源、组织特性和影响等领域的分析，笔者对这两个组织的演变趋势（尤其是 2014 年北约撤军后）做出如下判断。

阿塔的发展演变取决于自身的组织能量与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在组织结构方面，首先，在人员招募上，阿塔能够保持稳定的招募来源。阿塔成立之初只有 800 人，现在已发展成将近 50000 人的队伍。塞勒斯·郝德思和马克·赛德拉在《寻求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的国家安全》中指出，考虑到北约军队和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对塔利班的重创而导致的高死亡率，可以看出阿塔在招募成员上根本不成问题，^① 而且反

① Reuters, “Factbox-Military Deaths in Afghanistan,” in Cyrus Hodes and Mark Sedra, eds.,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 Post-taliban Afghanistan*, p. 26.

美情绪的上升与国家重建的滞后使阿塔更容易召集到更多成员。其次,在人员构成上,阿塔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中层领导的迅速年轻化。这些年轻领导人思想激进,与老一代成员相比,他们接受了更多的现代化教育,故而其策略也已发生很大转变。而且巴基斯坦军方也在培养和寻找年轻的阿塔成员作为代理人,可以说阿塔的性质将随巴基斯坦涉入的性质和程度而变化。最后,在指挥结构上,虽然近年来白沙瓦军事机构与奎塔舒拉的关系曾由于指挥、影子政府和招募形式等分歧有过紧张,但最近前者逐渐调整政策并与后者保持一致,可以预计 2014 年北约撤军后的阿塔将继续保持以毛拉·奥马尔为核心的相对垂直的组织结构,但不排除组织内部可能会因北约撤军后出现的新问题而产生分歧。例如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的报告,奥马尔身边的很多“务实主义”者始终谴责与“基地”组织的联系使其失去权力,并认为国际合法性对组织的长期生存十分必要,而另一些领导人仍致力于完全统治阿富汗,这种分裂倾向将在北约撤军后有所激化。^① 另外,根据阿塔新行为守则的规定,可以发现阿塔的决策制定日益依赖于省级议会,这将使后者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权力,^② 同时阿塔省级和地区层次机构形式是否以及如何转变仍需继续关注。

同样,巴塔的变化和发展亦受到自身组织能量、美国与巴军方行动以及“基地”组织等武装团伙的影响。首先,在人员招募上,由于组织分裂、资金匮乏和巴军方的打击,尤其是内讧和争斗导致的损失,巴塔日益难以稳定地控制某一区域,其新成员的招募也更加困难。其次,在人员构成上,巴塔成员不再局限于普什图部落,近年来还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成员,旁遮普塔利班便是一例。由于巴塔与“基地”组织和其他犯罪团伙

① Jayshree Bajoria and Zachary Laub,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August 6, 2013, <http://www.cfr.org/afghanistan/taliban-afghanistan/p10551>.

② “Analyzing the Taliban Code of Conduct: Reinventing the Layeha,” *Program for Culture and Conflict Studies (CCS)*,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August 6, 2009.

联系密切，可以预计巴塔成员成分更趋复杂，这说明巴塔成员民族成分的重要性下降，更为重要的是能否可信赖地被组织网络所接纳。最后，在指挥结构上，有学者认为由于内斗、巴军方和美国无人机的打击，目前巴塔已经分裂为一百多个小派别，其实力受到严重削弱。^① 各派别的指挥和决策根据当地形势制定，因此，鉴于巴塔成员构成的草根性和组织的松散性，可以认为各派别因时因地分化的可能性更大。

受组织结构和国内外形势影响，阿塔和巴塔在活动方式上也不断变化和演进。对于阿塔来说，首先，在策略上，随着西方部队撤军在即，阿塔在采取多样化策略保证其组织的持续存在和未来发展的同时，亦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国内外形势做出反思与调整。例如，阿塔更加注重与政府竞赛中争取“人心”的力量与合法性建设，从其 2009 年新行为准则和近年来的宣传内容中可见一斑。虽然阿塔经常在喀布尔等中心城市发动袭击，但已很少与西方部队和阿政府军展开正面大规模武装报复行动。为避免不利局面和保存实力，阿塔将继续通过自杀性袭击、路边炸弹、突袭等方式制造恐慌和破坏，^② 并根据环境和成员能力的变化采取多种方式。随着大批受过良好培训的年轻领导人的任命，在未来行动中阿塔将更倾向于采用现代化工具，其策略将更加灵活。其次，在目标上，阿塔的长期目标是对西方部队施压促其撤离、推翻卡尔扎伊政府以及重新恢复国家政治主导权，然而阿塔内部大多数领导人更倾向于务实、短期的目标，因此不排除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继续选择和谈。在阿富汗的西方部队规模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可以预计阿塔针对阿政府机构的袭击数量将有所上升，这意味着西方部队的伤亡人数将下降。最后，在活动范围上，虽然阿塔在西方部队撤军后不会恢复对整个阿富汗的统治，但会加强在阿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存在，同时继续在阿中部和北部主要城市地区发动突袭。有几个因素将影响阿塔

① “Pakistani Taliban Splintering into Factions,” December 4, 2011, <http://www.alarabiya.net/articles/2011/12/04/180732.html>.

② Micah Peckarsky, “Forecasting Taliban Strategy: 2012 – 2014,” August 2, 2012, <http://www.fletcherforum.org/2012/08/02/peckarsky/>.

未来的战略。第一个是阿塔组织内部的分歧,这在是否以及如何与阿政府和美国达成政治协议的问题上尤为明显,和解进程与阿塔策略互相影响。第二,美巴关系和阿政治进程中巴基斯坦的角色将在未来阿塔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第三,阿国家军队和警察的效率与专业性也是制约阿塔反叛活动及能力的重要变量。最后一个影响阿塔策略的因素是未来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与国际社会向阿政府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规模 and 范围,^①即阿塔未来的反叛活动部分取决于西方撤军对阿富汗的影响。

对于巴塔而言,首先,受自身组织能量的限制,巴塔在未来仍将主要使用自杀性袭击战术,并在各项活动中采取更多的暴力手段;另外,由于巴塔组织的分裂性质,其政策的制定将倾向于根据各团伙所在区域形势而定。其次,在目标上,随着西方部队逐步撤离阿富汗,可以预计巴塔主要团伙将以袭击巴政府机构为主。最后,在活动范围上,巴塔在未来仍将局限在阿巴边境两侧活动,但在“基地”组织等国际极端组织影响下,其“国际化”倾向日益明显,因而不排除其未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因此,影响巴塔活动方式的因素除了自身组织内部的分裂、巴政府、巴军方和美国的行动之外,不能忽视的是“基地”组织等武装团伙对巴塔的思想、策略和目标等将施加更多影响。^②

总体而言,一方面,阿塔仍具有扩大控制区域的组织能力。由于其自身特性,它们常常能够“化整为零”甚至全身而退,加上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地形复杂等因素,这都增加了阿塔的优势。虽然国际社会在原则上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战争,然而绝大多数北约盟友心怀异想,而且美国与巴、阿政府联合反恐的效果并不理想,互不信任是其合作的最主要障碍。^③西方部队的“误炸”“焚经”“虐尸”等劣行使该地区反美情绪强烈。诸如

① Micah Peckarsky, “Forecasting Taliban Strategy: 2012 – 2014,” August 2, 2012, <http://www.fletcherforum.org/2012/08/02/peckarsky/>.

② Shehzad H. Qazi, “An Extended Profile of Pakistani Taliban,” *Policy Brief*, No. 44, August 2011,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

③ 美国之音, 2012 年 8 月 2 日,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us-commander-in-afghanistan-visits-pakistan/1452966.html>。

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抑制不断增长的毒品威胁以及切断对反政府武装的跨境支持等至关重要的问题，阿中央政府都未能妥善解决。巴部落地区作为可以不断积聚力量的后方基地，使阿塔能够继续削弱阿中央政府和西方的力量。另一方面，近年来阿塔的民意支持率逐渐降低。根据 2012 年年底“亚洲基金”（Asia Foundation）的民意调查结果，只有 30% 的阿富汗人同情阿塔，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下降。同时，81% 的阿富汗人支持政府与武装团伙的和解，这一比例自 2009 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2013 年阿塔的民众支持率更低，原因是民众认为阿塔是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代理人。调查结果还显示对阿富汗国家军队和警察有信心的民众数量在不断增加，分别达到 93% 和 82%。尽管态度未必导致一致的行为，但这一结果至少有助于我们判断西方军队撤离后阿塔恢复国家统治的可能性，^① 而阿富汗国内其他有势力的军阀和武装团伙的联合与发展也降低了这一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和巴基斯坦）将巴塔（及虔诚军等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而并未将阿塔列为恐怖组织，^② 同时阿塔也极力撇清与国际恐怖组织的关系。阿塔作为阿富汗政局发展的主要力量，将在 2014 年北约撤军和阿富汗大选后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施加重要影响。

对于巴塔，一方面我们可以预计它在短期内不会消亡。虽然近几年巴政府军在对巴塔展开的清剿行动中取得了几场胜利，但巴塔大本营地势复杂、易守难攻，且巴塔经常能从政府军手中夺回一些地区，说明其实力不可小觑，而且同阿塔一样，他们也不穿军装从而很难辨识。虽然巴政府军队实力上超过巴塔，但普什图族的背景使后者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再加上该地区普遍的反美情绪、政府有效管理的缺失以及巴塔自身的顽强意志，这都使得巴塔难以被彻底剿除。而且巴政府军的反恐能力也值得怀疑，有学者认为巴政府部队的编制和策略是为对付印度而设定，难以有效

① Jayshree Bajoria and Zachary Laub,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August 6, 2013, <http://www.cfr.org/afghanistan/taliban-afghanistan/p10551>.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January 27, 2012, <http://www.state.gov/j/ct/rls/other/des/123085.htm>.

对付巴塔“藏兵于民”和恐怖袭击的战术，他们的某些军事行动有如“大炮打蚊子”，收效甚微。分析家、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桑·阿斯卡里·黎兹维（Hassan Askari Rizvi）认为，巴国西北边境部落地区脆弱的政治局势阻碍着巴军方在此展开新的军事行动。^① 已退休的前巴基斯坦陆军将军马苏德（Talat Masood）说，巴军方的军事行动也刺激着越来越多的武装团伙加入塔利班，^② 巴西北部部落地区逐渐成为伊斯兰逊尼派武装分子的军事训练中心。另一方面，巴塔目前的力量仍不足以挑战巴中央政府权威。巴基斯坦虽然面临着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国家运行机制仍十分强大。巴政府军战备和军力都不是巴塔能比拟的，而且除了一些极端组织外，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巴塔，因而巴塔若要实现在巴基斯坦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不太可能。除了巴塔组织自身的弱点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巴塔的极端暴力活动使其逐渐失去广泛的民意基础。钱雪梅在其文章《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解析》中提到，根据 2009 年 8 月和 10 月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两大调查机构公布的结果，73% 的巴基斯坦人认为塔利班对国家构成威胁，86% 的人认为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的行动是一个严重问题，69% 的人支持当时军队对巴塔实行的斯瓦特军事行动。^③ 学者法尔哈特·塔基（Farhat Taj）在其著作《塔利班与反塔利班》中认为，巴部落地区的反塔利班力量也日益强大。^④ 由此可见，除非巴塔改变极端活动方式，否则，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失去民意的政治实体都不会走得很远。

①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巴基斯坦与哈卡尼网络存在的历史联系不利于军方在此展开军事行动，原因是巴军方希望西方部队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哈卡尼网络会与其结为盟友。见美国之音，2012 年 8 月 14 日，http://www.voanews.com/content/panetta_pakistan_to_launch_long_awaited_offensive_against_militants_on_north_waziristan/1486130.html。

② 美国之音，2012 年 8 月 2 日，<http://www.voanews.com/content/us-commander-in-afghanistan-visits-pakistan/1452966.html>。

③ 钱雪梅：《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解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60 页。

④ Farhat Taj, *Taliban and Anti-Taliban*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表 2 阿塔与巴塔演变趋势比较

类别	组织结构	活动方式				
		策略	目标	活动范围	影响因素	总体发展
阿塔	人员招募:稳定 人员成分:中层 领导“年轻化” 趋势;巴基斯坦 “代理人”增多 指挥结构:集 中,但有分歧	更加灵 活;重视 合法性	更加务实、 短期的目 标;针对阿 富汗政府 机构与官 员的袭击 相对增加	加强控制 阿富汗东 部和南部 地区;逐步 在北部和 中部地区 扩大影响	组织内部效率;西方 部队在阿富汗存在 的性质;国际社会的 投入;巴基斯坦涉入 的性质;阿富汗政府 机构的效率;阿富汗 和解进程等	具有扩大控制区 域的组织能力;民 意支持率逐渐降 低;将稳固阿富汗 东部和南部的主 导影响与控制;控 制全国可能性不 大
巴塔	人员招募:困难 人员成分:复杂 化 指挥结构:分裂 化、网络化	暴力与 犯罪活 动增多; 策略多 样化、当 地化	目标多样 化、当地 化、国际 化;针对阿 富汗境内 西方部队 和官员的 袭击相对 减少	控制力和 影响力将 主要局限 于巴基斯 坦西北部 落地区	组织内部弱点;巴基 斯坦政府与军方的 行动;美国的政策; 资金来源短缺;“基 地”组织的影响等	短期内不会消亡; 总体实力削弱;无 力控制全国;日益 不得民心

四 结语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组织特点方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两个塔利班组织的宗教思想主要来源于迪欧班迪教派和激进瓦哈比思想，尤其强调普什图部落文化和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在两个塔利班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阿塔和巴塔成员的主要民族成分（普什图族）使许多学者意识到这一民族构成现象对阿巴两国国家权力分配和国家秩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学者对于差异很大的两个塔利班组织特点的详细描述，成为我们判断阿塔和巴塔在不同领域和区域的威胁程度的主要指标和信息来源。在经济活动、政治统治和军事活动方式上，国内外学者集中研究了阿塔和巴塔与各种犯罪集团的合作网络以及它们“控制”民众的多种方式，强

调部落机制的巨大影响，并观察到两个塔利班组织军事策略与手段的变化与多样化。随着阿塔与巴塔的变化，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发展趋势上，两个组织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决定阿富汗国家未来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后者由于其结构的日益分化和手段的激进、残暴，自身的发展将受到更多的限制。

鉴于信息和资料的限制以及两个塔利班组织本身的隐秘性，笔者无法对阿塔和巴塔的活动细节和联系机制作全景式的分析。但是通过上文从组织特点、活动方式和未来发展趋势三个方面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对两个塔利班组织的异同窥见一斑。首先，名同实异的两个塔利班组织仍具有较大的组织能量，这为 2014 年美国 and 北约撤军阿富汗之后的阿富汗国内局势添加了未定之数；其次，阿塔和巴塔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武装团伙之间的跨国联系密切，这些国际联系网络围绕两个塔利班组织逐渐扩散，使得该地区安全形势和区域国际关系更为复杂；最后，随着北约撤军阿富汗进入倒计时，美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两个塔利班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将愈发频繁，阿塔与巴塔的发展趋势及相互间的联系也将与地区局势的变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对于阿塔和巴塔，我们必须予以一定的重视！